



序一市
四一曰
白一羽
白一羽
与

序一市
四一曰
白一羽
白一羽
与

蔡元培

语言及文学论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著者

文集

唱一唱

行文之
类型二大昌

卷一六

卷一九

蔡 元 培

语 言 及 文 学 论 著

高平叔 编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自修

装帧设计：宋丕胜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

高平叔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1,125印张 274,000字 印数：1—1,9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9086·39 定价：2.50元

出 版 说 明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蔡元培先生逝世时称赞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为了怀念这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享有盛望的，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我社将陆续出版由高平叔教授选编的《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等书。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收入了蔡元培先生1892—1939年间有关语言及文学论著和诗作。

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条件的局限，蔡先生对有些问题所持的观点未必全部精当，甚至有明显的偏颇，例如，对无产阶级革命，对五四学生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为了保持著作原貌，我们均未改动。

1984年6月

凡例

五十年前，蔡元培先生嘱我为他编订《文存》，已将一部分原著加以整理，并经他亲自审阅。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我流徙后方各地，稿件散失，不得不中途停顿。

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开始这一工作。初步编成《蔡元培全集》八卷，将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现在，我在南开大学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学和以蔡元培为重点的科研工作。由于校内和国内外学者要求颇急，《全集》又无法迅速印出，因此提前赶编一套选集：（一）《全集》按原著写作时间先后编次，混合排列；而选集，则就学科性质，分别编为专集，使学者可按专题选取所需专册，无须通读全集。（二）《全集》卷帙较多，分期分卷依次付印，不易在短期内出齐；选集，则各卷独立成书，分别由几家出版社出版，以应急需。（三）《全集》中有相当部分未公开发表过的著作。这部分稿酬，我和蔡先生的子女都不收受，而立为纪念基金。现加编的一套选集，其编辑费，全部移作基金，可使纪念基金数额有所增加。

基于上述考虑，在已编《蔡元培全集》的基础上，着手编订了蔡元培选集一套，计有《蔡元培书信选》、《蔡元培教育论著》、《蔡元培美育论著》、《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史学论著》、《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等，分别出版。它将与《全集》纵横结合，相辅相成，使学者应用时，更为便利。

（一）选集各册，以性质相同的原著，各按写作或发表时间

先后编次。年月日一律采用公历。

(二) 各篇一般仍用原标题，个别的略为改动；原无标题的，由编者酌加。一部分篇目，必要时酌加题注。各篇注释，置于页脚。各篇末尾，注明所据底本。

(三) 订正错字，订正之字置于[]内，置于错字之后。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疑有讹误但难以确定的，用[?]表示。凡残缺或模糊难辨之字，用□表示。

(四) 底本原无标点，或用旧式圈点，或虽用新式标点但与目前习惯不合的，均重新标点。原来分段的，予以分段。原文的繁体、古体和异体字，除有特殊涵义者外，均改为简体及现今通行字体。

在《全集》和选集搜集资料过程中，蔡先生家属和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香港及其他地区许多同志及机构，曾给予热情帮助，谨致由衷敬意，恕不列名道谢。

蔡先生的门生故旧中，如尚有蔡先生的手札、手稿或其他著述，盼能暂借一用（抄录、复印后，迅即奉还），以便辑入《全集》的“补编”和选集的增订本，使其益为完备。赐信请寄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本书编者为感。

高平叔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目 录

蔡元培与鲁迅（代序）	高平叔(1)
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一八九二年五月）	(27)
和李慈铭《庭树为风雨所折叹》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28)
送湄莼之江右（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日）	(29)
和薛大见怀韵（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日）	(30)
题铁花灯（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日）	(31)
游逸门山石宕即事（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33)
题沈应南行乐图（一八九六年八月十八日）	(34)
哀周榕倩（一八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35)
代人赠柏广文（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37)
题傅应谷《梅岭课子图》（一八九八年八月七日）	(38)
印行切音课本说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9)
《文福轩诗》序（一八九九年一月五日）	(41)
日人中畠君以册征诗（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42)
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	(43)
阅《魏子安墓志铭》后（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45)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	
(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	(46)
题目人结城琢《越游诗草》（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	(50)
译学（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51)

《文变》序及目录（一九〇二年五月）	(53)
新年梦（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	(57)
《国文学讲义》叙言（一九〇六年秋）	(69)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71)
《新字典》序（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78)
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演说词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80)
《琴绿堂遗草》序（一九一二年九月九日）	(84)
《陈浮生诗歌集》题词（一九一二年九月）	(85)
译学馆校友会祝词（一九一三年三月九日）	(86)
《愧庐诗文钞》序（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87)
复蒋维乔函（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88)
华工学校讲义（智育十篇）（一九一六年四月）	(90)
译名表（一九一六年秋）	(101)
《汉字索引制》序（一九一七年五月九日）	(105)
石头记索隐（一九一七年九月）	(107)
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启（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	(150)
《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序（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	(153)
中国世界语学院劝捐启（一九一八年）	(154)
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一九一九年一月）	(159)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161)
偕蒋梦麟游花坞（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170)
读越缦日记感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172)
七绝三首（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173)
七绝三首（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	(174)
病中口占（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	(175)

国文之将来（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176)
读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有感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179)
《白话唐人七绝百首》序（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181)
《秋明室诗稿》序（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183)
在国语传习所演说词（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184)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	
（一九二〇年十月）	(189)
西郊驴背口占（一九二〇年秋）	(195)
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196)
中国文学的沿革（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	(198)
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	
（一九二一年八月）	(201)
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203)
国语的应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日）	(207)
汉字改革说（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210)
召开世界语联合会议快邮代电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214)
世界语联合大会开会词（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215)
道谢启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217)
致北大《文艺季刊》编辑部函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218)
题《纯飞馆填词图》（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219)
《天苏阁丛刊》二集序（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220)
跋抄本《隶镇》（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三日）	(222)
中国的文艺中兴（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223)

-
- 本射湖（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231)
题《载书归里图》（一九二四年五月） (232)
山上古壁（一九二四年六月六日） (233)
卢骚《忏悔录》序（一九二五年四月） (234)
《敦煌掇琐》序（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 (235)
《四角号码检字法》序（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237)
《红楼梦本事辨证》序（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239)
真善美（一九二七年） (240)
贝多文（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245)
拿破仑（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246)
造林、识字及推行注音符号为民众训练最重要工具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247)
致张元济函（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249)
致何炳松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 (250)
题陈树人所画晋祠周柏（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251)
题汪亚尘所绘巴黎舞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252)
读戴幼侨遗诗（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253)
《近代法国文选》序（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 (254)
致孟寿椿函（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255)
《历代军事分类诗选》序（一九三一年五月） (256)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美术部分）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257)
复威兹函（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八日） (263)
《京师译学馆校友录》题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264)
挽徐志摩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265)
致傅斯年函（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 (266)
旧作二绝书赠鲁迅（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 (267)

《世界标准英汉辞典》序（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268)
萧伯纳颇有老当益壮的感想（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	(269)
复沈从文函（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270)
《红薇诗草》序（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	(271)
印行《越缦堂日记补》缘起（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	(273)
《当代国文》题词（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275)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276)
读《简字表》随笔（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284)
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287)
复薛砺若函（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	(289)
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	(290)
贺陆征祥在比利时升司铎诗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	(291)
复邵可侣函（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	(292)
致林森、汪兆铭、石瑛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	(293)
题儿童书局的国语教科书（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	(294)
哀刘半农先生（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	(295)
刘半农先生不死（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296)
为《仰风楼丛书》题词（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298)
致袁良、余晋和函（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	(299)
致赵元任函（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	(300)
在上海锦兴电台为促进国语教育播讲词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日）	(301)
《世界文库》序（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	(303)
文学在一般文化上居于怎样的地位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	(305)
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	(307)
致王世杰函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308)
致金问泗函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309)
追悼曾孟朴先生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	(310)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	(314)
刘复碑铭 (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	(323)
致蒋复璁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325)
南京迁居告养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326)
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327)
在国立戏剧学院演说要点 (一九三六年五月)	(331)
《辞海》题词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	(332)
挽鲁迅联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333)
记鲁迅先生轶事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334)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序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336)
复余天民函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	(337)
《鲁迅全集》序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	(338)
咏红叶四绝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40)
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 (一九三八年)	(341)
挽钱玄同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	(342)
跋《古青诗存》(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343)
为香港新文字学会题词 (一九三九年九月)	(344)
为公度诗集题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	(345)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	(346)

蔡元培与鲁迅(代序)

高平叔

郭沫若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歿，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①

为了观察蔡元培怎样对鲁迅尽他没世不渝的情谊，本文将就蔡元培与鲁迅两人之间的交往作一较详的叙述。

蔡元培与鲁迅相识之始

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由绍兴去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这以前，他曾想考绍郡中西学堂，但因那个学堂当时“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他觉得“不满足”，^②便离开家乡，前往南京求学。

恰恰在一八九八年九月，蔡元培抛弃清廷翰林院编修的官职，离都南下，从事教育，投身革命。十二月间，他就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延聘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杜亚泉、寿孝天、马用锡、胡道南等人任教，大力提倡新学。数月之差，

① 郭沫若：《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8月新3版，第298页。

②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重排版，第402页。

使蔡元培与鲁迅两人失去了结为师生关系的一个机会。

这样，鲁迅和蔡元培的关系，就不同于他的三弟周建人与蔡元培的师生关系。^①但是，蔡元培比鲁迅大十四岁，鲁迅在东京学习文字学的老师章炳麟，比蔡元培还小一岁，而章炳麟又是蔡元培的朋友和同事。因此，蔡元培同鲁迅的关系，是前辈和晚辈的关系。在鲁迅一生中，始终以蔡元培为前辈来尊重；^②蔡元培固然以平等态度对待鲁迅和其他青年，但他对鲁迅确是刮目相看，异常器重。他对鲁迅的关怀、爱护和帮助，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正如许广平所说：“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诵，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③可以说，蔡元培和鲁迅是忘年交，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尊重与器重交织在一起的没世不渝的情谊。

还在尚未晤面之前，蔡元培和鲁迅已有不少间接的接触。一九〇三年冬，蔡元培和王小徐等人在上海出版《俄事警闻》日报，揭露沙俄侵华活动，抨击清廷的腐朽政治与辱国外交。当时鲁迅在日本留学，对《俄事警闻》非常关心，但认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而日本又邻接我国，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将使我国人受害更深，《俄事警闻》如袒日抑俄，是无远见。因此，鲁迅于一九〇四年二月间，托由日回国的同学沈瓞民带信给《俄事警闻》，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告国人认真研究国际时事。这

① 周建人致蔡元培的手札，自称“学生周建人敬上”。我去函询问，据周建人于1982年1月19日复信说：“我和蔡元培先生的师生关系是在北京大学。”

② 鲁迅于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一函中，写了“对于《评传》的意见”，说：“第三段‘当教育总长的朋友……’此人是指蔡元培先生，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的。”（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第1版，第433页。）还有，鲁迅写给蔡元培的手札，都自称“晚周树人谨状”，或“后学周树人启上”。

③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见《鲁迅全集》第20卷，第663页。

时,《俄事警闻》已改名《警钟》日报,并曾由蔡元培接任主编。鲁迅的这些意见,对该报持论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①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间,蔡元培与龚宝铨、陶成章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陶成章随即仍返日本,成立光复会东京分部。就在这年年底,鲁迅在东京加入光复会,与浙江革命志士联系,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②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和在日本留学的堂弟蔡元康(谷青、国亲)通信,谈到学德语的困难。蔡元康复信说:他曾和鲁迅、周作人兄弟提到这件事,周氏兄弟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不久,蔡元康又将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寄给蔡元培。这部小说集“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可见鲁迅“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③这给予蔡元培以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蔡元培在莱比锡还为鲁迅购寄德国出版的文学书刊,例如,一九一一年四月四日,“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同年五月九日,“寄周豫才《中央文学志》二册”。^④

蔡元培延揽鲁迅进民元教育部

直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中,蔡元培才和鲁迅相见。

辛亥革命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

① 沈懿民:《鲁迅早年活动点滴》,见《上海文学》1981年10月号。并参阅《警钟》日报,第1号(甲辰年正月十一日,1904年2月26日)“社说”。

② 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年谱》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146—147页。

③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见《宇宙风》第29期(1936年11月16日出版),第266页。

④ 蔡元培:《杂记》手稿。

立，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当时一切草创，未具规模，被蔡元培找到教育部襄助工作的许寿裳、蒋维乔等人，草拟各种教育规章，日不暇给。许寿裳乘间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许寿裳立即写了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元培延揽之意。^①于是，鲁迅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中由绍兴到达南京，^②担任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

鲁迅这次离开绍兴和到达南京，曾有如下两段自述：

“……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③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④

这段话反映了鲁迅对于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当时领导的临时政府及教育部的观感。

这时候，蔡元培被孙中山委派，前往北京，任迎接袁世凯的专使，他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离宁赴沪转船北上的。^⑤他离宁期间，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力图引用私人，扩张他自己的势力，忽然开会要办杂志，鲁迅不很睬他。他曾偷偷地开了一大张名单，送请大总统府任命，竟把周树人的姓名无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第1版，第34页。

^② 参阅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年谱》第1卷，第255—256页。

^③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425—426页。

^④ 鲁迅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47页。

^⑤ 蔡元培离开南京去上海的日期，根据蒋维乔：《退庵日记》手稿。

端除掉。幸而蔡元培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南京，赶快把这件事撤消了。^①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在北京继任总统、唐绍仪新任国务总理后、蔡元培被坚留仍任教育总长。他从北京发出电报，催促鲁迅和许寿裳等人速赴北京教育部工作。电报说：上海《民立报》转……许季茀、周豫才……诸先生鉴：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教育部蔡元培。养。”^②

事实上，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已于四月十五日由上海乘轮北上。据蒋维乔所记：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晴。晨，蔡先生到女校，^③邀余前往，遂同车赴容利饭店，见唐少川，^④知北行之期已定明日。复同往新大方栈，许君季笏、周君豫才、董君恂士均在彼”。四月“十五日，晴。……六时，部员皆齐集于栈中，蔡先生招往一家春西餐。九时，共登《新昌轮》”。^⑤

鲁迅于五月五日到达北京后，先宿长发店，随即移入绍兴县馆居住。此时，蔡元培根据教育部暂拟官制，以部令委派一厅三司各科科员，派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⑥但是，这种科员是暂定的职称，教育部为此曾发表声明，说：

“本部因承政厅及各司官制尚须提出参议院酌量变通，……五月初五日部令，系于未经参议院议决以前，暂就现在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35页；并参阅蒋维乔：《我的生平》，见《宇宙风乙刊》第24期（1940年4月出版）。（蔡元培回南京的日期，根据《民立报》1912年3月19日，第3版。）

^② 根据民国元年教育部档案（抄留的电报底稿，原电于1912年4月22日拍发）。

^③ 女校为上海爱国文学，当时由蒋维乔任校长，住该女校内。

^④ 少川为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别号。

^⑤ 蒋维乔：《退庵日记》手稿。（并参阅《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16日）

^⑥ 《政府公报》，1912年5月（部令第5号）。